

科學文章

UDC 256 (510)

DOI 10.18101/2949-1657-2024-4-87-97

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布里亚特人的萨满信仰及其变迁研究

阿其力斯

博士生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235号

010021

392173648@qq.com

【摘要】布里亚特人自古信奉萨满教，其教义丰富，形式繁杂。

18世纪到19世纪，佛教开始在布里亚特地区传播，这使得布里亚特萨满教与佛教的元素混合在一起，进而影响到当地的萨满教。如今的布里亚特地区依然传承着古老的萨满教，也有不少布里亚特人信奉喇嘛教。

笔者先后多次参加布里亚特萨满教的传统仪式，从民族学角度出发，以田野调查为实践基础，记录了所看、所闻、所悟。布里亚特人的萨满入门仪式、萨满服饰和萨满用具、放生的传统仪式、祭祀仪式、萨满医疗等都极具民族特色。笔者又以布里亚特当地萨满教的发展及与喇嘛教的结合现状，总结中国布里亚特萨满教的复兴之路。

【关键词】布里亚特人；萨满教；变迁；布里亚特，仪式，地区。

供引用

阿齊李斯。中國內蒙古呼倫貝爾布里亞特族薩滿教的發展特徵。東方向量：歷史、社會、國家。2024；4：87-97（中國）

一、布里亚特人简介

布里亚特人是一个跨国界的民族，目前分布在中国锡尼河地区、蒙古国及俄罗斯乌兰乌德市布里亚特人居住地等。布里亚特人自古就信仰宗教，并长期在贝加尔湖周围迁徙定居，与在该地区周围的其他少数民族共同交融和发展。到了十世纪形成了单一的族群，被称为布里亚特族群。最早记载布里亚特人的文献是《蒙古秘史》。到了13世纪末，布里亚特民族因内部战乱，不得不离开故土西征蒙古；十四世纪时，一部分布里亚特人回归家园，一部分迁往南侧的蒙古，并归属于蒙古管辖。为了捍卫领土，一些布里亚特精英奋力反抗侵占领土行为，并多次以书面形式向沙皇申诉。但由于各方面实力悬殊，于17世纪初遭到了吞并。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部分布里亚特人逃入中国境内，定居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境内的锡尼河两岸。^[1]

根据俄联邦的统计，居住在布里亚特领土的有近34万人，是该地区人口最多的族群之一，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也包括其他布里亚特民族区等地。蒙古国地区布里亚特人只有不到5万人，而我国锡尼河地区，布里亚特人更

[1] 萨娅娜.跨境民族布里亚特族婚姻习俗研究【D】.通辽：内蒙古民族大学，2020：02.

是不到1万人，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锡尼河东苏木、西苏木以及陈巴尔虎旗。

二、布里亚特人的萨满教

在东北亚地区，自古就有蒙古及布里亚特人信奉萨满教。根据史记记载，萨满教在成吉思汗时期对蒙古地区有着重要作用。例如，在战争发动之前，蒙古将领会通过萨满的特殊仪式，获知最佳的发动战争的时间、地点以及战略。而蒙古士兵屡战屡胜的重要原因，也与萨满教的通过给将领及士兵们指引最佳的决策有着一定的关联。当时率属于蒙古部落的布里亚特人也是非常崇拜萨满教。然而在布里亚特地区，萨满教因种种原因一度不同程度地走向衰落，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统治者通过传播其他宗教来控制和管理布里亚特人。

在此阶段，受到经济、历史、相关政策和现状等要素的影响，各个国家、各个民族萨满教在复兴的过程中呈现出了不同的形式与特点，布里亚特社会也不例外。^[1]

对布里亚特萨满教的记载最初来自阿加皮托夫和堪加洛夫。两人合作留下了有关19世纪末布里亚特萨满教的珍贵研究材料。^[2]

古代布里亚特人的宗教是萨满教。萨满教起源于对精灵的原始信仰，对自然界和动物的崇拜，对祖先和巫术之崇拜。这些宗教信仰反映了远古布里亚特人的祖先对大自然的依赖程度。据萨满说，宇宙是四个世界组成的，上天、空间、人间，地狱。

其中每一个世界都由不同的神来管辖，并居住不同的精灵。

“永恒的蓝天”被认为是最高神，最初他是有形的或永恒不变的苍穹，有时他又具有人类的特点。

在古代，大地，即“地之母”或“地之祖”是第二位大神。大地被视作是赐给人类各种幸福的善神，是大地上一切生物的养育者。布里亚特人的一切幸福，都是靠天神与地神来维系的。

火被布里亚特人视为纯洁的象征、神的化身、护家之物。萨满用火驱逐恶魔，给人治病。因此，火作为清除一切罪恶的因素，在萨满教的一切宗教仪式中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这一点表现在禁止往火上撒不洁净的东西、吐痰和掷锋利的东西等。

河流、森林、山脉、湖泊和土丘，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其“主神”，当通过该地时，必须向其表示敬意（洒酒、敬奶等等），以免引起主神的不满。

三、受其他宗教影响的布里亚特萨满教

上已述及，布里亚特人在最初信奉萨满教，后来受到其他宗教的冲击，尤其是佛教对其影响巨大，甚至有一段时间，险发生过布里亚特地区“佛教取缔萨满教成为其唯一宗教信仰”的状况。另外，东正教也对布里亚特宗教环境的形成产生了影响。无论如何，这些宗教信仰在布里亚特地区的共同发展是目前布里亚特

[2] 塔米尔.中俄布里亚特人的萨满教复兴现象比较研究【J】.世界宗教文化, 2017 (02) : 93.

[3] 范冬敏.布里亚特人的萨满信仰及其变迁【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04) : 1—2.

人的宗教信仰的重要特点之一。佛教和萨满教是布利亚特人的传统宗教,也是他们民族文化的基础。^[1]

具体来讲,在沙俄控制布里亚特人之前,布里亚特地区一直信奉者萨满教,然而由于1712年从蒙古逃难到布里亚特的150名喇嘛开始,佛教开始在包括布里亚特地区传播,直接撼动了萨满教在该地区的统治地位。

1759年,为了更好地管理布里亚特地区及服侍于沙皇,位于贝加尔湖畔的霍里布里亚特人陆续颁布了11部习惯法,其中一部分就涉及宗教信仰的习惯法。如《1759年律例》是霍里布里亚特第一部以成文形式专门制定宗教信仰的习惯法。该法的宗旨是召当时的霍里布里亚特人,以及在色楞格、阿齐巴嘎特的其他氏族的人们传播佛教,并责令原本所信奉的萨满教中,通过本法的内容取缔不符合佛教的某些习惯和礼节。

《1808年治理内部事务的约定》是对《1759年律例》进行更新、修改,制定的新习惯法。该法进一步巩固了佛教核心之一——黄教的核心地位,保护僧侣,职位高的喇嘛的特殊权利。如辱骂、殴打僧侣者,根据受害僧侣等级的不同,等级越高,处罚越重。反之,如果僧侣辱骂、殴打他人,则依官职不同,职位越高,处罚越轻,甚至规定最高的职位的锡勒图喇嘛免受法律制裁。除此另外,因辱骂、殴打他人而被定罪时,需额外向寺庙献“芒珠”作为惩罚。由此可见该法规保护了佛教僧侣的特殊权利,并积极促进佛教在霍里布里亚特中的普及。该法规虽然保障了佛教的核心地位,僧侣的特殊权利受到保护,但没有禁止萨满教存在。如该法第21条保障了萨满救治病人,由此产生的损失由请萨满者自负。但是本法105条规定同《1759年律例》精神,禁止在任死亡后祭奠动物来祭拜萨满祖先的习俗。由此可见,布里亚特人曾以习惯法的形式明文规定了佛教的在布里亚特人中的核心地位。

1941年沙俄政府向沙皇提交的报告中,基于东布里亚特的重要战略地位,凯瑟琳大帝在位期间鼓励建立喇嘛寺院,承认喇嘛在布里亚特社会中的地位,并免除喇嘛在其他国家缴税。这150名喇嘛中,任命西藏唐古特姓氏的索尔吉·彭斯嘎为霍里布里亚特地区喇嘛的首领。因沙俄对霍里布里亚特采取的宗教政策,在霍里布里亚特地区佛教迅速传播,僧侣和寺庙日益增多。据有关史料记载,沙皇深知黄教与原蒙古上层官员关系密切,用佛教来管辖全部布里亚特地区,并试图对蒙古地区产生影响。于是沙皇政府制定了佛教在霍里布里亚特地区的最初政策,目的是使霍里布里亚特地区宗教事务在其严格管理下迅速发展。基于此政策,佛教在霍里布里亚特人中确立了其核心地位。值得一提的是,早期蒙古地区阿拉坦汗通过制定律例信奉佛教,并禁用有些与佛教教规相抵触的萨满习俗。

[4]Zhukovskaya

N编著,马克斯·阮氏芳簪翻译.作为布里亚特人世界观形成因素的佛教与萨满教.共识【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11:23.

四、中国布里亚特人的萨满教复兴

（一）萨满教复兴的背景

一战期间，西伯利亚地区的布里亚特人到一线参战，并做着苦役工作。这对于当时的布里亚特人生活产生了极大影响。为了改变这一困境，位于贝加尔湖畔的布里亚特人试图到蒙古国及内蒙古地区。当时副都统衙门考虑到布里亚特人自古就与蒙古人有着共同的血脉关系，有着共同的文化、宗教信仰以及畜产技能，于是同意了申请，并分配给布里亚特人游牧区域。^[1]于是，在中国人宽大胸怀之下，内蒙古锡尼河地区接受了一批为了躲避战争的布里亚特人。此后的100年间，布里亚特人与鄂温克族人，蒙古族人共同生活，形成了具有多民族特色的聚居地。

（二）萨满教、佛教之间的彼此借鉴

上已述及，喇嘛传入布里亚特地区后为了站稳脚跟，在一些地区发动了破坏萨满圣地的活动，使得该地区萨满教的变迁与发展受到布里亚特地区佛教的影响。但是在之后，佛教并未排斥萨满教的存在，而是通过相互融合的方式共同发展。

据笔者了解，在目前的呼伦贝尔地区存在萨满教、佛教之间的此借鉴的现象。例如，在敖包祭祀行为上，会同时出现萨满教和佛教的献祭仪式。再比如，布里亚特人通常会在订亲时都要请锡尼河庙的喇嘛占卜，选择吉日，当地人非常看重此项习俗。而另有一部分人会询问萨满，占卜年轻人之间缔结婚姻的可能性。

对此，有一些传统的保守派仍然坚信萨满教并秉承古老的传统。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喇嘛教在布里亚特婚宴等重大场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以喇嘛教为主要的宗教信仰。总之，这种“混合信仰”的方式，也是布里亚特地区主要的宗教信仰方式。

五、浅谈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布里亚特萨满教的现状

本文涉及的研究布里亚特萨满教的地点包括鄂温克族自治旗、海拉尔地区及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地区。

（一）新萨满的“出马仪式”

1. 萨满在“出马仪式”前的准备工作。

据说，入萨满教的人需经历一场与病魔或者挫折斗争。在入萨满仪式（也称出马仪式）前，“准萨满”会同萨满老师举行特殊的“师徒结拜仪式”，并经历一场净化仪式。

除了净化仪式，“准萨满”还要经过另一场重要仪式——为萨满前辈献上祭品。通常这种献祭活动在萨满前辈墓地上进行。这些墓地通常选在高丘之上，并建有小窝棚。在窝棚的旁边会设立一根拴马桩。布里亚特族语称为“SARGAI”，在这根拴马桩旁边，必须放置献给已逝萨满之灵魂的祭品（比

[5] 宝敦古德·阿毕德·布里亚特蒙古简史【M】.海拉尔:呼伦贝尔盟历史研究会, 1985: 40.

如食物)。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SARGAI”逐渐发展出其他含义。他后来成为财富的象征。^[1]

2.正式的“出马仪式”。

新入门的“萨满”会准备好萨满服和器具,在特定的日子完成“出马仪式”。笔者亲身参与了布里亚特亲戚举行的入门仪式,记录“出马仪式”的全过程。



(图片为新萨满的“出马仪式”现场图片,笔者拍摄于2019年9月26日,地点在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

仪式前,由经验丰富的萨满老师和他的几个助手(包括“准萨满”)一起,每年举行一次净身仪式。祭典当日,从邻林的白桦树和松树中,挑选十棵用于祭典。其中有一棵白桦树,连根都要刨出来,带到毡房。此树象征着将成为萨满的人在天界开路。仪式结束后,蒙古包里依然保留着白桦树。其余的树则被放在三个蒙古包前面,以“三角形”的形态摆放,该“三角形”树中间则用绳子连接。人们或将萨满的物品、装饰品悬挂在这些树上,或用来拴系祭祀物品。(包括五种颜色的哈达、竹子等)那些通过第一次入门仪式的萨满后期可能还有类似的其他仪式。因为每个仪式的规矩不同,而且花费巨大,需要在场的人自愿集资买酒、献祭动物并准备其他必要的物品。

在准备好所有的准备工作后,“萨满老师”召集包括“准萨满”在内的几名徒弟祈祷“今天是徒弟…进行出马仪式…”(如下图所示)

[6]热妮娅.俄罗斯布里亚特族的萨满教信仰.山西长治赛社与乐户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C】.北京:中国傩戏学研究会,2006:566—567.

作者简介:阿其力斯、1990年12月9日出生、男、蒙古族、户籍地为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仁镇、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20级民族法专业博士生(专业与研究方向相同)、邮箱号为392173648@qq.com、手机号为13190997636。

The author: A Qi li Si, male, Mongolian, born on December 9, 1990, registered residence in Bayan Kuren Town, ChenbaErHuQi, Hulunbeier City, Inner Mongolia, 2020 grade doctoral student in national law from the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with the same major and research direction), and the mail box number is 392173648@qq.com; The phone number is 13190997636.



接着“准萨满”会经历数小时的种种考验，在“萨满老师”和其他几名徒弟的引导和共同见证下，正式完成出马仪式。（下图为“准萨满”努力完成出马仪式）



（二）萨满服饰，萨满器具。



1.马杖（布里亚特语叫sorib）。萨满在拜师之前，通常会准备一对马杖，这对马杖通常用小动物的皮毛、小马蹬等的棕色“马杖”组成，它们的制作方法是将马杖与马的外形融为一体。马杖对萨满格外重要，萨满通常用其穿梭在天地间。值得注意的是，右手的马杖效仿的是种马的马头，左手则是效仿母马的马头，分别预示着不同的含义。并且右手的马杖一般要比左手的马杖高出一个拳头。马杖一般会用在萨满仪式之后，萨满会两手扶住马杖，并膝跪地向萨满祖先祭拜。（如右图所示）

2.呼罗。萨满也会使用一种名为呼罗的音乐器具来获得千里眼的能力，并且可以召唤神明。此外，萨满还会把自己所有的萨满物品都放在一个专用木箱里。

3.欧格力。传统布里亚特萨满服中，也叫做欧格力（布里亚特语叫orgoi，也叫hcyar tvvlga）的袍子。欧格力上身部分类似“马甲”，下半身类似“围裙”，中间会用扣子连接。其上挂圆盘，人形，兽形，鸟形金属饰物，使其与一般服饰区分开来。会有两名助手帮助萨满穿上欧格力。萨满在布里亚特重大场合，如敖包盛宴、祭火等重大仪式中都会穿欧格力。（如下图示）

4.萨满帽（布里亚特语叫jvrgaan salaa maigvlj）。萨满在进行仪式时，通常会佩戴帽子。通常，年纪较大或有威望的萨满头顶饰有两个铁角的冠状铁（铜）帽，其上有六个分支在两个角上，并分别配有一个铃铛。从外形上看，它与鹿角非常相似。

5.圆镜（布里亚特语叫hvsvi）。萨满服上一般有大约3公分厚的主圆镜（均用铜制做），围着圆镜有108个铃铛，并且这个主圆盘周围有77个其他的中形圆镜和108个小型圆镜。而这些大、中、小圆镜一共加起来有50-60斤重。

6.棕红色的面罩（布里亚特语叫hureng vlaan abagaldai）。萨满戴在脸前的服饰，在进行正式仪式时挂在脸上，男萨满用的叫“布里亚特语叫eqig baigvljin”女萨满用的叫“布里亚特语叫eh baigvljin”。

7.萨满鼓（布里亚特语叫khese）和木鞭（布里亚特语叫tchihvvr mcd）。萨满鼓用雕好的桐树制作，形状为圆形。萨满鼓的一侧用山羊的皮毛制作。萨满鼓的边角上均有铜币，围绕着萨满鼓均有连线。木鞭用竹子制成，用绿颜色（代表绿颜色的世界）的布料包裹。在萨满每次进行正式仪式的时候，均用木鞭敲打萨满鼓，进入到“萨满世界”，以期能够从天、空间、人间，地狱等不同的领域被赋予力量。因此，萨满鼓，木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8.珠子（布里亚特语叫jvv naiman erih）。萨满会在脖子上佩戴由108个木质的珠子。这些珠子用丝线串成，象征着吉祥如意。

（三）萨满传统仪式

每逢过年或者布里亚特重要的节日，比如“祭火仪式”、“放生仪式”“敖包仪式”等等，萨满都会现身仪式。在重要场合，如海拉尔“安本敖包”的仪式等，老一辈的萨满老师会带着六到七名徒弟一起参加。如果是几个家庭的简单仪式，仅有一名萨满就够了。

1.传统的供火、放生、敖包等祭祀方式

笔者于2022年夏天在海拉尔河附近参与了萨满的传统放生仪式。在仪式开始之前，众人摆上几个长桌，上面摆满各种羊肉、奶食品、酒等，并将自己的放生的生物（主要以鱼为主）放进袋子，摆放在长桌的旁边，等待仪式的开始。（如右图所示）



随着七名萨满的到来，众人站成一排。萨满老师站在正中间，穿上欧格力拿上萨满鼓“今天是放生之日，携带众人来此处放生，祈求风调雨顺、众人安康...”。在祈求之后，萨满会坐在板凳上，此时众人将带过来的生物到河边放生。在简短的放生仪式之后，六位萨满的徒弟依次给众人举行萨满仪式，祈求每家每户能够幸福安康。（如下图所示）

2.一般萨满仪式。使萨满当仪式开始之时，萨满会点上蜡烛上香后，在萨满祖先之前摆放各种奶食品、酒、羊肉等后就准备正式的仪式了。在仪式开始后，萨满会用木鞭慢慢敲打萨满鼓，嘴里念叨“今天何时...特意向祖先跪拜...请求家人平安长寿...”。



据本人参加的几次仪式了解到,萨满不一定每次进行仪式时都进入到“萨满世界”,而是能提前预知到这次是普通的祈求仪式还是萨满祖先会“进入”萨满身体。如果是重大仪式上,随着萨满敲打萨满鼓,逐渐地会被其祖先“附体”。此时,萨满的身体已不由其控制,身音变得浑厚且有力。旁边的人会向萨满说“欢迎萨满的祖先来到我们家,一路辛苦了……今天由谁谁等在场,因为何事向祖先祈求,请求指明道路……”。萨满会按照在场人的年龄大小,依次叫上“……哈拉(姓氏的意思)的……是否在场”,并且根据情况不同,要喝“奶茶、酒还是牛奶”,那么该人就应邀“在呢”,并依据萨满的指示,在碗里倒满后给萨满喝。此时,萨满会开始说该人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这个人会边记边回应道“知道教诲,谢谢指路”。

(图为正在完成仪式的萨满及跪拜的人们)

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场人数不多,一场仪式下来后就一个小时了。等在场所有人都向萨满请求之后,年长的人会说“还有何指示?”萨满会说今天的感受,经过简短的交流后,萨满会突然加速敲打萨满鼓,并快速转动身体。此时,萨满身后会有一人通过腰带牢住萨满,不使其跌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需要按照萨满的意愿去扭动。在绕上几圈之后,萨满会喊几声,身体也变得脆弱,此时“萨满祖先”正从萨满的身体缓慢离开。如果“萨满祖先”,没有完全离开萨满的身体,萨满的身体会非常不舒服,身后的人会帮助其跺脚,萨满会拿着皮鞭打自己的身体,并发出“嘘嘘”的声音,等过会儿就完全恢复过来了。此时,萨满像是刚从梦里觉醒一样,完全不知情所发生的一切,只是觉得身体很脆弱。等过了几分钟,萨满的身体会完全恢复过来。在场的其他人会记录下萨满的教诲,并认真按照嘱咐注意自己的言行。

(四) 萨满医疗

若布里亚特人遇到各种不幸或身患疾病,会拜请萨满来指明道路。对于那些有不幸遭遇的人,萨满通常会分析其原因,帮助其摆脱“困境”。通常的做法是通过敬仰天地、祖先、敖包等方式远离是非,并得到贵人相助。

布里亚特人倘若是感到身体不适,则需要通过一场萨满医疗来治病。在笔者参与和观察的几次萨满医疗中,都是经验丰富的萨满老师给众人进行萨满医疗。而且,“萨满浴”通常是在阴历每个月初一时进行。笔者曾几次前往鄂温克族自治旗的某萨满家族里,亲眼目睹整个“萨满医疗”,在这个时间段,通常有很多人参与这个仪式,祈求净化心灵。

在举办治病仪式之前,萨满先在大灶中煮开水,等待水的温度达到40度以下。这时,参加“萨满浴”的人会脱下外衣(男士一般会裸露上半身),并围成一圈,静等仪式的开始。随着萨满的一声歌唱,萨满会拿着炊杵向大灶中的水沾一下,并开始哼唱“在初一之时,祈求洗涤众人的心灵,驱逐病魔”,并开始挨个念“祈求洗涤哪个哈拉(姓氏)的属什么相的祈求净化身心……”并依次用炊杵轻轻拍打众人的脑门、胸上以及两个手掌。等“洗浴”几圈之后,萨满会向众人示意转身,并重复以上的步骤。等萨满的仪式结束之际,萨满会用萨满鼓在众人脸前划过。众人会双手合拢祈求,低着头并祈求。整个过程持续大概10分钟左右。据说,经历这一场萨满医疗的人,会感到身心愉悦,远离病魔。



(图为准备仪式的萨满)

六、总结

萨满教作为布里亚特人的重要信仰之一，能够被认为是与超自然的灵魂及祖先进行交流的重要媒介。在过去的几百年间，布里亚特的萨满教一直是萨满教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变迁及与其他宗教信仰的交融后，如今锡尼河地区布里亚特人的萨满教因为国家和时代的不同，具有与其他萨满教相区别的鲜明特点。因此在此背景下，探讨萨满在这一特殊历史的发展及变迁情况成为了解萨满教复兴的重点考察对象。

通过参与和观察萨满教的重要仪式，与相关研究人事切身交流，能够启发和了解萨满教在当今布里亚特地区宗教信仰中的地位，更对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体系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文章提交于2024.10.18；审核通过于2024.11.10；接受出版于2024.12.12。

Featur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hamanism Among the Buryats of Hulunbuir, Inner Mongolia, China

A Qi Li Si

Doctoral Student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West college road, Saihan District,

Hohhot, Inner Mongolia, PR China, post code 010021

392173648@qq.com

Abstract. Shamanism is a traditional belief system of the Buryats, characterized by developed doctrines and complex practices.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Buddhism began spreading in Buryatia, leading to a syncretism of Buryat shamanism and Buddhism, which influenced the evolution of shamanism. A specific group of modern Buryats remains adherents of shamanism, although the majority have become Lamaists. During field studies, the author observed traditional shamanic rituals, including initiation ceremonies, shamanic attire and tools, traditional rituals for animal liberation, sacrificial ceremonies, shamanic healing, and more—all of which have a distinctly ethnic character.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haracterize the features of the revival of Buryat shamanism in China, compare it with

similar processes in Buryatia, and examine the integration of shamanism and Lamaist practices.

Keywords: Buryat people, shamanism, change, Buryat, ritual, region.

For citation

A Qi Li Si. Featur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hamanism Among the Buryats of Hulunbuir, Inner Mongolia, China. *Oriental Vector: History, Society, State*. 2024; 4: 87–97 (In China)

The article was submitted 18.10.2024; approved after review 10.11.2024;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12.12.2024.